俄苏散文经典

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拉吉舍夫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启　　程

与朋友们共进了晚餐之后，我便坐上带篷的马车。车夫按照老习惯策马飞奔，几分钟后，就已经出了城。分别难啊！和朝夕相处、不可或离的人分别，即使为时短暂，也难免令人黯然神伤。分别难啊！但是在分别的时候无法微笑的人是十分幸福的，因为爱情或友谊会给你安慰。你痛哭流涕地说：别了，但是一想到归来时的情景，你的眼泪就会像阳光下的露珠一样消失。那些悲痛欲绝但情有所托的人是十分幸福的；那些有时候一味向望着未来的人是十分幸福的；那些生活在幻想中的人是十分幸福的。生命更完美了，乐趣更增加了，由于头脑中出现各种欢乐的形象，他就驱散了愁云而怡然自得。

我躺在马车里，驿车的铃声使我厌烦，我终于送入了梦乡。离愁别绪在梦乡中也纠缠着我，我悠悠忽忽进入了孤独的

幽境。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空旷的山谷之中。这里骄阳肆虐，草木枯槁，渺无生趣，没有沁人心脾的清泉，也没有消暑避热的绿荫，在大自然中，只是隐遁者孑然一身！我战栗了。

我大声呼唤：“ 不幸的人啊！你在什么地方？你所迷恋的那一切都到哪里去了？那曾使你的生活愉快的一切又在哪里？难道你所享受过的欢乐只不过是美梦和幻影吗？”

幸好这时我的马车掉进路上的一个车辙窝，惊醒了我。

马车停了下来，我稍稍抬起头来，看到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有一栋三层的楼房。

“ 那是什么房子？” 我问车夫。

“ 驿站。”

“ 我们到哪里了？”

“ 索菲亚。” 车夫一面卸马，一面说。

索 菲 亚

四周一片寂静。由于我陷入了沉思，竟没有发觉我的马车早已卸下了马，在这里停着。马车夫把我从沉思中唤醒：

“ 老爷，赏点酒钱吧！”

这几个钱虽不是照规定要付的，但是一切乘客都乐意给，以便途中不按死规矩办事。二十个戈比给我带来了好处。凡是乘驿车旅行的人都知道，驿马使用证是护身符，没有它，任何人的钱包都要吃亏，可能将军的钱包除外。我从口袋里掏出这个证件，举着它向前走去，就像有时人们举着护身的十字架一样。



我找到了正在呼呼酣睡的驿站长，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

“见鬼！半夜三更出城干什么？没有马了。天还早着哪。还不如到酒馆去，喝点茶，或者睡一会儿吧。”说完这些话，站长先生翻身朝墙，又打起鼾来。怎么办呢？我又摇晃他的肩膀。

“真要命！我已经说过啦，没有马。”站长先生把被子往头上一蒙，不再理我了。

“若是所有的马都不在家，”我寻思，“那么，我妨碍站长睡觉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马厩里有马呢……”我想试试站长先生说没说实话。我走到院子里，找到了马厩，发现马厩里的马有将近二十匹之多，尽管所有的马，老实说，都瘦骨嶙嶙，但总可以把我拉到下一站吧。从马厩里出来，我又回到站长那里，更用劲地摇晃他。我觉得我有权这样做了，因为我发现驿站长在说谎。他一骨碌从床上睁开眼，便问道：

“谁到了？别是……”但当他清醒过来看见是我时，便说：

“好家伙，看来，你是惯于这样对待马车夫的。过去，人们常用棍子打他们，可惜现在不是从前那个时候了。”

站长先生怒气冲冲地钻进了被窝。我真想揍他一顿，就像以前揍那些想骗人却被揭穿了的马车夫一样。但是我给城里车夫酒钱这一慷慨行为，却促使索菲亚的车夫争先恐后地为我套马。就在我打算抽打站长的背脊，做出犯罪行为的时候，院子里响起了清脆的铃声。我总算保全了好公民的名声。二十个铜戈比使一个宽厚的人免受审讯，使我的孩子们不至于有一个发起火来无法无天的榜样。我还认识到，理智是急躁的奴隶。

马儿拉着我飞驰，我认为马车夫唱起歌来，歌声照例是凄

凉而忧郁的。熟悉俄罗斯民歌的人都认为，这歌声中流露出一种心灵的悲哀。几乎所有民歌都是软绵绵的调子。要善于根据人民对于音乐的这种爱好去建立政权。在民歌中你能体会到我国人民的精神特点。你瞧瞧俄罗斯人，你会发现他总在沉思。如果他想消愁解闷，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他想快活一阵，那么，他就会到小酒馆去。当他高兴时，他容易冲动，勇敢好斗。如果不合他的心意，他便马上同人争吵或打架。一个垂头丧气地到小酒馆去而回去时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纤夫，能够解决俄国历史中留到今天的许多疑难问题。

柳　　班

这次旅行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对于你们来说，我想是不紧要的，也许既是在冬天又是在夏天。对于旅行者来说，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出发时乘雪橇，归来时坐大车。

这是夏天。用原木铺设的道路颠得我两肋疼痛难忍，我决定下车步行。躺在车上时，我的思想飘上了漫无边际的天空。由于精神脱离了尘寰，就觉得马车的震动仿佛减轻了些，但是精神活动不能永远使我们脱离肉体，于是，我便徒步而行。

在离大路几步远的地方，我看见，有一个农夫正在耕地。此时天气很热。我看了看表，十二点四十分。我是星期六出发的，今天是星期天。正在耕地的这个农夫的主人显然是个不肯征收代役租的地主。农夫极为精心地耕着地。这块地显然不是老爷经营的，他以惊人的灵巧摇动着犁头。

“上帝保佑，”我走到农夫跟前说。他没有停下来，仍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在已开耕的垄沟上一步步地耕到头。“上帝保佑，”我重复了一遍。

“谢谢，老爷，”农夫对我说，一面抖落铧上的泥土，并把犁转向另一条垄沟。

“你星期天还在耕地，当然是分裂派教徒喽。”

“不是，老爷，我是画十字祷告的，”他说，向我举起三个重叠着的手指。“上帝是仁慈的，只要我们有力气，有家人，上帝是不会让人饿死的。”

“难道你一个星期都没有工夫干活，连星期天也不休息，而且还是在最热的中午？”

“老爷，一个星期只有六天哪，可是我们一星期得有六天时间去服劳役。要是天气好，傍晚还得把放在树林里的干草搬运到老爷的场院里去。娘儿们和姑娘们每逢假日还得到林子里去，采蘑菇和草莓。“求上帝保佑，”他划着十字，“但愿今天傍晚下点雨就好了。老爷，要是你有农夫的话，他们也会向上帝求雨的。”

“我没有农夫，我的朋友，因此没有人诅咒我。你家里人口多吗？”

“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最大的孩子九岁多了。”

“既然只有星期天你才有空，你怎么有时间去种粮食呢？”

“不只是星期天，夜晚也是我们的。我们这种人只要不偷懒，就不会饿死。你看，那边那匹马正在休息，如果这一匹累了，我就换上那一匹，这样干活就顺当了。”

“你给老爷干活也是这样的吗？”

“不，老爷，这么干可不成啊，在他的耕地上，成百上千只手喂一张嘴，我可是一双手要养活七张嘴，这笔账你自己也



是会算的。给老爷干活就是累死了，他们也不可能说一声谢谢。老爷不缴人头税，无论绵羊、麻布、母鸡还是脂油，一样也不能少给他。要是像有的地方那样，老爷只向农民收代役租，而且没有管家，那我们农民的日子就好过啦。不错，有时候就是善良的老爷也要向每个‘魂灵’征收三个以上卢布，但那总比劳役好些呀。现在还流行着一种叫做出租田庄的办法，我们叫这是出租人头。两手空空的承租人活剥农民的皮，连最美好的时光都不留给我们。冬天不让我们去拉脚，也不让我们进城去做工，全部时间都得给他去干活，只不过因为他替我们缴纳了人头税。把自己的农民租出去给别人干活，这是最狠毒的主意。对坏管家还可以控告，可是对承租人你能向谁控诉呢？”

“我的朋友，你错了，法律是禁止虐待人的。”

“虐待？那肯定是禁止的。不过，老爷，你大概是不会愿意处在我的地位的吧。”说着，农夫给另一匹马套上犁，开始耕另一条垄沟，并向我告别。

这个庄稼人的谈话引起我许多联想。我首先想到的是农民处境的不平等。我把官家的农民和地主的农民作了比较，两者都住在农村里，但前者只是缴纳一定数目的代役租，而后者却是老爷们要多少就得交多少。国有农民在法庭上是平等的人，而地主的农民在法律上根本就不被当作人，除非他们犯了罪，才把他们当人审判。只有当他们破坏社会秩序、成为罪犯的时候，保护他们的政府才想起他们是社会的成员！这一想法使我浑身热血沸腾。

“颤抖吧，残忍的地主，在你的每一位农民的额头上我都看到对你的判决。”



我沉浸于这些思绪中，不由地把目光转到了我的仆人身上。他坐在马车上，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突然我感到一阵发抖，传入我周身的血液，驱迫热气上升，立即使我脸红耳赤。我内心万分羞愧，几乎要哭出来。

“你正在生气，”我对自己说，“只看见傲慢的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折磨农民，而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也是如此吗？甚至更坏。你那可怜的彼得鲁什卡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致你不许他享受能解除人生苦难的乐事、造物主赐予不幸者的最大礼物——睡眠呢？他拿工钱，有吃，有穿，我从来不用皮鞭或笞杖打他（噢，多么温良的人啊！），那你就可以认为，一片面包和一块破布就使你有权把一个与你一样的人当作陀螺吗？你还骄傲，在他转动的时候你并没有经常去抽打他。你可知道，在最重要的法典里，也正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写着什么吗？如果我打了人，别人就可以还手。你想想，有一天彼得鲁什卡喝醉了酒，给你穿衣服慢了，他不是也挨了你一记耳光吗？要是他当时虽然喝醉了酒，还能清醒过来，他可以照样回敬你！”

“是谁给了你这样对他的权力呢？”

“法律。”

“法律？你竟敢侮辱这个神圣的词眼？不幸的人啊！”滚滚热泪夺眶而出。就在我这样的心境中被驿站的驽马拉到了下一战。



斯巴斯喀亚·波列斯及

……

在我一次睡着的时候，一腔怒火涌入我的脑中，刺激大脑的纤细组织，使它产生幻想。在梦中无数图景呈现在我的眼前，但随即消失，有如空气中轻飘飘的气团。最后，与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某些脑纤维由于受到身体内部脉管中上升气流的强烈刺激，开始颤抖起来，比其他脑纤维颤抖的时间更长，这使我梦见了以下的情景。

我看到，我是沙皇、沙赫、汗、王、别伊、土酋、苏丹或类似的人物，端坐在宝座上，大权在握。

我的座位，通体都是由纯金造成，精巧地镶嵌着许多色彩缤纷的宝石，真是鬼斧神工，光辉夺目。我的衣服无比华丽。我头上戴着桂冠。我的周围排列着标志的我权务的各种仪仗。在这里，宝剑挂在白银浇铸的柱子上，柱上刻着海战、陆战、攻城以及诸如此类的图画。在这些展现我的丰功伟绩的图画上方，随处都可以看到我那被誉为军事天才的名字。在那里，还可以看到我的权标，它被放在由纯金制成、与实物同样大小的、一束果实累累的麦穗之上。在一个坚固的秤架上可以看见一架天平，一个秤盘上放着一本题为《良知之法》的书。一群用白色大理石雕刻成的婴儿簇拥着一个由一整块巨石镌刻成的大球。我的王冠高踞一切之上，放置在一个强有力的巨人肩上，他身旁站着真理之神。有一条庞大的、用闪闪发光的钢锻成的蛇，盘绕着整个宝座的底部，蛇嘴里叼着蛇尾，象征永



恒。

但是，不仅仅有无声无息的图像宣扬我的权力和尊严。我的宝座周围站着文武百官，他们奴颜婢膝地窥探我的眼色。在离我宝座稍远的地方会集着数不清的人群，他们的形形色色的服装、脸形、姿势、仪表和体态，表明他们分别属于各个不同的民族。他们战战兢兢，鸦雀无声，这使我相信他们全部都臣服于我。在两边稍高的地方，站着许许多多涂脂抹粉、花枝招展的女人。她们的目光表明她们由于能瞻仰我而感到荣幸，她们竭力琢磨着我会有什么意愿。

朝廷上下，一片肃静，似乎全都在等待着某一件重大的、有关整个社会安宁和幸福的事情发生。我凝神自忖，内心感到十分寂寞，这是由很快形成的一片单调气氛所造成的。我顺应生理的需求，张大了嘴，使劲打了个呵欠，所有的人都体会到了我心里的感情。马上，人们快活的面容上突然笼罩上一层慌乱的阴影，微笑从温柔的嘴角飞走了，高兴的光彩从愉快的脸上逃跑了。失神的目光和左顾右盼的神态表现出意外的恐怖和大祸临头的样子。叹息的声音时有所闻，这是令人悲痛的苦难的前奏。然后为恐惧的心情所抑制的呻吟声也传来了。绝望和比死本身还难受的临死前的颤栗已快步跨入所有人的心灵。这个悲惨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嘴角的肌肉不知不觉向两耳紧缩过去，牵动了嘴唇，撇着嘴脸上显出好像笑一样的表情。接着，我使劲打了个喷嚏。就像浓雾弥漫的大气中射进了正午的阳光，空气中的水分受到阳光的热，蒸发成为浓密的汽团，飞起来。水汽的成分发生了分解，一部分变轻，飞快地飞向广漠无垠的太空，另一部分附着在有一点重量的微尘上，急速下落。在没有灿烂的阳光时笼罩一切的黑暗，急忙收起它那

密实的帷幕，刹那间展翅飞逸，完全消失，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就这样，在我的微微一笑之后，所有在场的人的满面愁容都云消雾散，欢乐轻快地进入了每个人的心房，哭丧着脸的丑样一扫而光。所有的人都开始欢呼：

“我们伟大的君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就像槲树林中的树叶微风吹拂着，发出令人困倦的沙沙声一样，在场的人中间也发出兴奋的切切细语声。有人小声说：

“他平定了内外敌人，扩大了祖国的版图，使数以千计的各种民族臣服于我们的国家。”

另一个大声说：

“他使国家富强起来，扩大了内外贸易；他喜好科学和艺术，鼓励发展农业和手工业。”

妇女们柔柔地说：

“他使成千上万有用的同胞还在母腹中时就得到了保护，避免死去。”

有人神气十足地宣布：

“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却减轻了人民的赋税，使他们丰衣足食。”

青年们高兴地向天空伸出双手说：

“他仁慈而公正，他的法律对一切人都平等，他把自己视为法律的第一个仆人。他是英明的立法者，公正的判决者，勤奋的执行者，他比所有沙皇都伟大，他赋予所有的人以自由。”

这些话震动了我的耳膜，在我的心里轰然作响。这些赞词被我的理智当成真话，因为他们说话时的表情是真诚的。我的心就这样相信了它们，于是就傲视一切，在我的身体内膨胀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大，自以为能了解一切，聪慧的达到了神的境地。但什么都不能同我发布命令时沾沾自喜的愉快心情相比。我命令最高军事长官统领大军去夺取离我极其遥远的土地。

“陛下，”他回答说，“只要用您那赫赫威名就足以战胜那里的居民。不用等到兵到，他们就会闻风丧胆，不战而降，我一定带着那些剽悍的君主的贡物回来献给您。”

我对海军的创立者说：

“让我的军舰航行在所有的海洋上，让那些不知名的民族都能看到我的军舰，让北方、东方、南方和西方都认识我的旗帜。”

“遵命，陛下。”他像吹起船帆的风一样飞奔着去执行我的命令。

“今天是我的寿诞之日，”我对法律的保护者说，“要向我国家的各个角落宣布，实行大赦，让历史上永远记载这一庆典。打开牢门，放出罪犯，让他们回到家园，改邪归正。”

“真是皇恩浩荡，您就是仁德无限的上帝的化身！我马上就去向那悲痛的父亲宣告儿子即将归来的佳音，向那妻子宣告丈夫即将释放的喜讯。”

“要为缪斯建造富丽堂皇的宫殿，”我对总建筑师说，“用各种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来装饰它，把它们建得像天宫一样，永不损毁，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为天神而造的。”

“贤明的君主啊，”他回答说，“圣上一声令下，万物无不遵从。过去曾集中全部力量，开辟荒原密林，建造了堂皇富丽超过古代最著名的城市的巨大城市。现在这个工程，对于认真执行您的命令的人来说，也不算什么。圣上金口玉言，一切建筑材料就已在听候使用。”



“现在伸出慷慨的手，”我说，“把剩余的财物分发给贫困的人，让无用的宝物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去。”

“至高无上的上帝赐予我们的乐善好施的国君啊，您是人民的父亲，穷人的施主，您的意志就是一切。”

每当我吐出玉言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齐声欢呼。他们不仅在我说话时，甚至在我说话之前，都热烈鼓掌。在所有这些人中只有一个女人，紧依着柱了，发出悲叹，显出鄙夷和愤慨的神情。她神色严峻，衣着简朴。她头上戴着宽边帽，而其他人都脱帽肃立。

“这是谁？”我问站在我旁边的人。

“这是个四处云游的女人，我们不认识她。她自称是眼医，法号‘正视’。但实际上她是个最可怕的术士，身上带着毒药和毒物，总是幸灾乐祸；她总是皱眉头，鄙视和谩骂一切人，甚至对您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她也会出言不逊。”

“在我的国土上怎么可以容忍这样一个女恶棍呢？但是，明天再处理她吧。今天是施大恩典的喜庆日子。与我共理国事的众卿，你们劳苦功高，上前来受赏吧。”

于是我从宝座上站起来，把各种勋章授给在场的人们，那些没有来的也没有被遗忘。不过，那些善于逢迎我意的人得的恩赐特别多些。

赏赐完毕，我继续说：“我们走吧，国家的栋梁，王朝的支柱，让我们在劳累之余去欢乐一番吧。你们应该快乐一下，因为这是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沙皇应该快活一下，因为他赐给大家很多欢乐。领我们到你筹备的庆祝会上去吧，”我对筹备娱乐节目的人说，“我们跟你走。”

“站住！”那个云游的女人站在那里对我说，“站住，到我



这儿来。我是专门来为你和你这一类人治病的医生，我要除掉你的眼障。多厚的白翳啊！”她感叹说。

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迫使我走到她面前，虽然所有围绕我的人都阻止我前去，甚至强拉着我不放。

“双眼都有白内障，”云游的女人说，“而你还如此独断专行。”然后她抚了一下我的双眼，揭下眼睛上一层厚厚的像角膜一样的薄膜。“现在你会明白，”她对我说，“你以前是瞎子，完全瞎掉了。我是真理。至尊的上帝被你的臣民的痛苦呻吟声所感动，可怜他们，派我从上界下凡，揭去阻碍你视力的翳障。我已完成了这一使命。现在一切事物都将在你的眼前呈现出本来的面目。你将会洞察人的肺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毒蛇再也逃不出你的视线。你将会认出忠诚的臣民，他们不接近你，不喜欢你，可是热爱祖国；他们随时准备击败你，只要能为被奴役的人们报仇。但他们不愿意过早地和无益地扰乱公众安宁。把他们找回来，做你的朋友。把站在你面前的这一帮自高自大、用锦绣衣衫掩盖肮脏灵魂的无耻之徒撵走。他们蒙蔽了你的眼睛，不让我进入你宫殿，这是一群真正的坏蛋。尽管在沙皇的统治期间，我只出现过一次，可是他们能认出我的本来面目。我从来不离开老百姓的居处。我不在皇宫里逗留。皇宫戒备森严，日夜有人守卫，不准我进入。我如果穿过这个密集的人群，那么，所有围绕你的人，便都会举起锋利的利剑，竭力把我赶出你的宫殿。因此你要小心，不要让我再离开你。否则你又将听到喷吐毒气的甜言蜜语，你的眼睛又会长起白翳，光线不能透过的薄膜又将覆盖你的双眼。那时你的盲病将更加严重，你顶多只能看到一步远的地方。一切在你看来都会是欢乐的样子。对于痛苦的呻吟声，你将置若罔闻，无动于

衷，却时时刻刻陶醉于甜蜜的歌声。阿谀奉承将迷惑你那喜爱谄媚的心。你将永远只能接触光滑的东西。有益的磨擦将永远不会碰到你的。现在你应当对这种情况感到害怕。乌云将笼罩在你的头上，雷电的惩罚之箭时刻准备把你击毙。但是我告诉你，我就住在你的国家里。当你想见我，当你的心灵被阿谀奉承的诡计所包围而渴望到我的目光时，你就可以把我从你远方的国土召来。哪里能听见我的坚定的声音，哪里就能找到我。什么时候都不要害怕我的声音。如果人民之中出了一个伟丈夫，他谴责你的行为，那么你要知道，他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用坚定的声音向你宣告我的旨意。你要注意，千万别像处死犯上作乱者那样处死他，要像对待云游僧那样，召他来，款待他。因为谴责沙皇专制的人，都是人世中人人见了害怕的云游僧。我郑重地再说一遍，款待他，尊敬他，他回来后会又向你直言不讳。但这种正直的心灵寥若晨星，在上流社会的名利场中也许一个世纪才出一人。为了使你的警惕性不致于被权欲所麻痹，我把这枚戒指送给你，如果你为非作歹，它会指出你的错误。你要知道，你可能成为社会上的元凶，最大的强盗，最大的叛徒，公众安宁的主要破坏者，把自己的狠毒灌进弱者内心的最凶恶的敌人。如果母亲因为儿子死在战场而恸哭，妻子为丈夫战死而悲泣，那么你就是祸首，因为当俘虏的危险并不能说明一定要进行被称为战争的残杀不可。如果田园荒芜，如果农人的孩子因为母亲缺乏足够的食物而没有奶汁而夭折，那么你就是罪魁。现在，你看看你自己和站在你面前的人吧，看看你的命令的执行情况吧，如果你看过后无动于衷，并不感到害怕，那么我就离开你，我将永远忘掉你和你的宫殿。”



云游的女人说完这些话，神采焕发，显得很愉快。看着她我心里感到高兴。虚荣和高傲已不能再在我心里激起波澜。我感到内心平静，声誉和权势已不再能打动我的心。我闪闪发光的衣服原来沾满了鲜血，饱含着眼泪。我的手指沾满人的脑浆，我的双脚陷在污泥中。站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更是卑劣难看，他们的心肝是黑的，燃烧着惨淡的贪婪的火。他们向我投射着邪恶的眼光，其中充满了凶狠、妒忌、阴险和仇恨。我派去征讨的统帅沉迷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军中军纪不明，兵士的生活不如牲口。没有人理会他们的健康和饮食，谁也不对他们的生活负责，他们拿不到规定的薪饷，发军饷的钱都用在对士兵无用的装饰上。大部分新兵死于长官的漠不关心不必要和不恰当的严厉惩罚。规定用来供养民兵的官款掌握在寻欢作乐的人的手里。军人美德的标志不是勇敢，而是低三下四的奴颜卑膝。我面前有一个人被军事长官称为举世无双的名将，我曾赏识过他，曾授予他各种勋章。现在我看清了，他的最大特长只是帮助自己的上司满足淫欲，他甚至连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也不曾有过，因为他总是远离战场，从没见过敌人。我还期待这样的军人给我弄到新的桂冠呢！我转过头去，呈现在眼前的种种灾难使人不忍卒睹。

我看到，奉命远涉重洋的军舰在避风港中游荡。像风一样飞奔而去执行我命令的长官，正舒展着四肢，躺在柔软的床上，在挑逗他淫欲的娼妓的怀抱中享受着温柔和爱情。在根据他的命令绘制的、在幻想中前进的路线图上，可以看到世界各大洲发现的新岛屿，岛上盛产和本地气候相宜的各种水果。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民族是在这些新旅行家的虚构中产生的。在辉煌的灯光下，用华丽优美的文笔描写了这次旅行和新的发



现。准备好了烫金的封面来装订如此重要的著作。啊！库克，你何必在辛勤和困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你何必悲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坐上这些舰船，你就能够快乐地开始你的旅行，也可以愉快地把它完成；坐在一个地方（只是在我的国家里），同样能有许多发现，同样能世界闻名，因为你的君王会赏识你。

失明时我内心最引以为豪的功绩，即废除死刑和释放罪犯，在纷纭的世事中早已不见踪迹。我的命令，被玩忽而破坏无遗，被曲解和拖延执行而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我的仁慈变成了交易，谁出钱多，拍板成交，就能得到怜恤和宽恕。赦免罪犯不但没有使我在人民中获得仁德的名声，反而被贬为骗子、伪君子和害人的小丑。

“收起你的仁慈吧！”无数个声音喊道，“如果你不愿履行诺言，你就不要用冠冕堂皇的话来向我们讲你那一套了。不要侮辱了人还要嘲笑人，那使人更加难堪。我们沉睡着，并且很平静，你扰乱了我们的好梦，我们不愿醒来，因为没有必要醒来。”

在城市建筑中我看到，处处都在浪费着往往浸透我臣民血泪的国家公款。在富丽堂皇的屋宇建筑中不仅存在着浪费现象，往往还加上对真正艺术的茫然无知。这些房屋的内外布局毫无情趣，还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时代的式样。为缪斯建设的宫殿中我没有看到卡斯塔利亚和伊波克列纳的汩汩的有益泉水；奴颜婢膝的艺术，眼光不可能超出一般的陈规旧俗。伏案设计的建筑师不考虑屋宇的美，他所想的只是怎样获取私利。我厌恶自己追求豪华的虚荣心，便扭过脸去。

但是最使我痛心的是对我的赏赐的滥用。我失明时以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